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莊文煜

路史卷三十七

宋 羅泌 撰

發揮六

堯舜用人

堯舜皆聖人也其為治則既無不同者矣然稽所以為治何其異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須僉舉而後舉之又必反覆難疑然後用之至於虞氏咨俞一出諸已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未嘗十言以疑其臣下舉之之私與

人材之濫者朝廷之上急莫急於用人也而二帝之用人奚大異也或曰堯不逮舜故每疑其臣舜德光堯故無敢繆舉此皐陶之所以為帝難之斯亦妄矣夫堯舜之為治豈容心於閒哉亦善為應而已曰都曰俞安有二道一難而一易者正亦不得而不然爾且皐陶之所謂難之者非不之知也堯自不易之爾伊尹嘗言昔者堯見人而知之舜任之而後知禹則成功而舉之三聖之舉異道而皆成功是則天下之知人莫堯若也今而

曰不知人則何以得之於舜乎惟堯能不自信而舜唯不自任不自信故謀之人而參之巳不以大臣之言而必從不自任故明之心而合之外不以獨焰之精而遂間使疑其下曷以得人而亦何以為治邪雖然虞氏之時用人由巳四族去而二八升陶唐之代反覆備至然四凶在廷則弗知去十六俊在野則弗知舉也是何邪説者曰史克之言是堯之不能爾噫亦厚誣矣夫所貴乎堯者以能允釐於百工也今也乆抑元凱則克明俊

德為虛言長訖四凶則百姓昭明為妄語矣聖人豈徒言邪蓋莒僕之去也宣公不能而行父能之彼史克者恐宣公之以不能去為恥而行父以擅去之為專故借是以為釋爾乃若堯舜之為固皆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抑再質之十六俊之舉非一載也固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之者矣惟堯之時黎民變矣故十六俊不盡舉不足以損其猷萬國和矣故四凶不盡去不足以病其治不足損其猷是故知而

不舉將以訓後世之審官也不足病其治是故知而不去將以訓後世之御姦也而舜也起微出側以立人極苟不盡明於黜陟則不足以變天下之耳目是故納於百揆則八元八凱不得而不舉賔於四門則流放竄殛不得而不行是故昔不舉而今舉者將以訓後世之用人昔不去而今去抑將以訓後世之屏姦也是固不得而不然者雖然凶去俊舉朝廷清明而天下以治萬物以安此其宜也俊不舉凶不去玉石雜揉而天下亦治

萬物亦安又何邪或曰禹之征苗受命於舜則舜之去凶亦受命於堯也堯將禪舜恐天下之未安也故留四凶以遺之去存十六俊以貽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之內而歆服於天下之心是一說也夫如是則堯舜固已有心為之矣三聖之授受顧豈後世姦憸相濟者若邪舜之所以信於天下之人者亦豈俟於今日去凶而舉俊邪天下固已信之於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之時矣豈猶是邪大抵堯之圖任一皆始謀於下故其所舉不得

俱當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難舜居山澤之中退藏於
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聞而熟詳之矣及一朝而達
之天下則材者為我用不材者自我去事至而應物來
而名以故不下几席而得其情又奚俟於反覆疑難而
後用哉況其所用稷契之倫皆出申命故或僉舉有不
待於難疑而後可也嗚呼人其果難知邪其人堯邪惟
堯而後與之合也桀邪惟桀而後與之合也非必不合
也人君惟去其如桀者而就其堯者則奚患乎不知堯

與桀也固嘗言之知人納諫君人之第一載也納諫者非有甚患也特患乎人不我諫耳納之與否惟君人之為之至於知人天下之至難者君能知人萬事畢矣堯舜之所以治由此道也後世而有作者其能以外此乎

論治水先後

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為者也得其理則無不易違其理則無不難方洪水之為患也堯求有以治之者可謂急矣然以鯀則不治以禹則治之何哉得其理不

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氣血之周於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間血氣之流無餘欠也方水未乂豈有餘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地上爾及其既乂又非其欠也導之得其理而遂行於地中也孟子曰智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禹之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亦不犯焉而已矣方行地上伯禹治之必有所從始矣浩浩瀚瀚川原爲一吾不知畚臿之功何從而施哉後世之人見其功之無涯而

不獲其迹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以為神聖之事非人力之所能致遂引而歸之不可窮詰之域而怪誕之說行矣為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丹之靈得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以為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葢亦嘗疑之矣於是盡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為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始之於兾次之兖青徐而終於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後其說也葢以禹貢之所叙九

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襄且懐之則下者淹没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予乃屏衆傳攝伯禹之書而復之目營手畫於九州之次而不得其説則復稽之九州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説也於是退而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其説焉然後信予之所謂始上流者斷不疑矣夫九州之别不在於水工方興之時而畚臿

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别州者不縁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縁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别也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於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事不愆矣予曰禹别九州隨山濬川禹曰予隨山而刊木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奠哉曰奠山者奠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於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

河以及於江亦自北而南也薫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
於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
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
先後之次而不可見乎濬畎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
諸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
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兾兖雍而濟之害在於
兖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治其源洛止於豫渭
止於雍是故渭洛則附於河而不待致力盖河一治而

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䲧也有甚者矣淮次於漢漢次於江江次於濟此小大之别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揚顧河之害則兾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則荆揚為尤多也今治兾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於徐而治揚荆者先於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惟自上而之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兖青徐則無山事不從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沉洪既平之後分别疆界陂其餘浸作其平陸

平土定賦之叙爾以故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折乎西以復於王所而九州之叙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難後易之次爾以故先河漢次江濟而末後於渭洛若夫涇則小而附於渭黒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尤難故冠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故次嶓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於嶓山之尾斯

可見矣竊復索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終於雍徐兖梁荆往來經界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雍土最髙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嗟乎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為穡也因苗而為教鯀之治水惟知以土勝水而不能從其就下之性於是堙其泄以逆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汩於下而五俱廢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至於殛死禹乃嗣興從而奠之九疇乃錫九疇者出於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致者也是故順之

則吉逆之則凶然則伯禹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直不犯焉而已矣嗚呼由禹而來惟商都河北時或墊圮然而遇圮輒遷故訖無大害春秋之際山崩地震變故畢備然而獨蔑河患則禹之功施於人者亦大矣後世之水患固無以加於伯禹者而一河之患訖未見其可治何邪亦舍順効逆而已崇其防而廬其上此何見歟夫又安知鯀禹之所以為功哉興利之臣何至殘民而與水爭尺寸以盛涯壖之鬼歟予論治水之叙愴禹之功

傷乎世之用鑒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嘆之

煬帝水戲

隋煬帝嘗眊輕娟不脩政事荒於嬉戲大業間勅學士杜寶常脩水飾圖經一十五卷新成以上已會羣臣於曲水縱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羲黄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大鱸銜籙出翠嬀之水以授黄帝黄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以授倉頡堯與舜等坐舟浮河鳳皇負圖赤龍載籙出

河授堯龍馬銜中赤文出河授舜堯舜觀於河渚值五老人來告帝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舜陶河濵黄龍負黄文符璽之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魚身長人奉圖而出授禹舞而入河應龍以尾畫地瀆決水源禹從之治禹鑿龍門䟫九河濟江而黄龍負舟玄夷倉水使者於是以山海經來既又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觀洛黄龍雙躍化為黒玉帶以赤文周公輔成王舉行舜禮榮光幕河其類凡七十有二以

七十二航貯之迭進為樂嗟乎名教之內其樂固自多矣何至於以聖賢為戲不亡何待

貢法非不善

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為不善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矣貢者獻也助者藉也至於徹則徹之而已先王

之制名斯可見矣貢何為不善哉昔者先王制民之産豈固欲為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而曰校數歳以為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顧後之人不達其宜而易之以削是故有不善烏可以是而議禹之法乎今也覩戰國貢法之弊而以病禹此何理邪樂歳多取不為虐豈君子之言哉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知夏氏雖曰定貢蓋亦

輔之以補助之政矣何特於周為亦助哉黄帝之時八家為井故十利得一為公田公田之有助亦已久矣何特夏之為亦助邪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什一者仁義之政而三代之中行也多乎此則重之於堯禹而入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輕之乎堯禹而入於貊無以養乎上而不義皆非三代之中行也惟貢則有末世不善之弊而禹不能逆變於未弊之前助雖有久遠可行之善而固不能專用於

已行之後然則周兼貢助而以徹法取之亦時更而事
異爾說者故謂周畿内用貢稅夫而無公田視年之上
下以為法畿外用助制公田而不稅夫因民之餘力以
治野詩曰雨我公田而周禮遂人興耡里宰歳時合耦
於耡旅師聚野之耡粟故耡為助惟助為有公田此則
周之用助也令地貢以司徒均地貢以土均而閭師任
農以耕事貢九榖司稼巡野以年之上下出歛法此周
之用貢也惟其稅畒而用賦則助之隳已久矣此孟子

所以特援詩以明助而不及貢誠知當時之貢不善而欲滕侯之為助也夫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畿外之邦亦自内外異矣雖然皆什一也九一者自井言而什一者自籍言也自康成匠人之釋謂通率什一為正而頴達之徒乃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十而貢一是則助之所取者重而貢之所取輕矣豈孟子意哉雖然夏商周之授田一矣而其數不同者則伯禹之時沉菑未遠九州之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乂者人功未

足以盡地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畆而授沿歴商周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畆是則其法之畧於夏而備於周可知矣皇氏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民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寛故一夫之地稅其半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賈公彦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為言謂夏之貢據一易

之地家二百畮甸百畮而萊百畮則二百畮而稅百畮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畮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畮而稅一百畮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畮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夫又豈知三易之地周室盡有而六遂之地與司徒之法已不同歟夫不易之地家百畮則遂人之上地田百畮也一易之地家

二百畒則遂人之中地田百畒萊百畒也再易之地家
三百畒則遂人之下地田百畒而萊倍也是何周地益
治乃多下地而夏商之世反無也邪况乃遂人上地加
萊五十則既異於其説反覆無據則更以為司徒主鄙
言而遂人主野而言徒亦不知六遂加萊司徒三易髙
下之法豈得以是論之三代之貢助㪣夏據一易固有
上地商據上地豈無一易之田哉且既曰皆什一而載
師之征復二十而一若二十而三與十二不同者載

師之法征也特征於有地之主而非取於井牧之民也嗟夫閭師司稼此貢也非助也以廵野觀稼視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歲以為常豈夏后之法哉孟子之言葢以救戰國一時暴取之弊爾今夫九州之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他時歲儉境驗乃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哉惟其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他等之時者此其所以為弊而不全歟惟昔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和糴之法是時米

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厥後物貴而糴不改遂為河東世患夫謂河東和糴為弊政則可謂太宗皇帝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令也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目熟無鹽臼頭窪目之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吾故曰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為而不善哉

辯塗山伯益

古往之事學士之言十失而九伯禹娶塗山而立記於巴渝又起祠於陸渾會於塗山而建碣於鍾離復栺表於巴渝益先禹死而避啓於箕陰請章陳之陸渾乃三塗山故盟會圖云塗山在亳州非塗山國誤矣蘇鶚演義辨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皆置禹廟四者文字音義所云𨛦山古國禹娶之地然以宣之當塗為是益謬矣夫巴東縣塗山巫山也以其近江禹生之地尤非詳紀

注 夫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繼鯀治水葢八載而後洪水平洪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云作十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壯葢數年矣方其作州也實始冀兖冀

宂治然後作青作徐揚年三十娶於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於徐揚之下故四日而亟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明矣舜受禪時禹纔十餘歲又二十餘年而娶故呂不韋云三十娶於塗山夫禹之仕不在於舜攝之初亦不接於鯀殛之日其去鯀殛也遠矣十歲非能治水之時也顓達更謂舜攝之年九州治畢尤疎妄並詳紀中

昔吳伐越隳會稽得專車之骨使人聞諸孔子孔子以為防風氏之骨禹致羣神於會稽所戮者會稽棟山也一曰塗山即防山也故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禺之間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

所以誅之則會之塗為會稽之塗明矣地名改易最為煩亂今宜州南陵之東南有故當塗城及禹墟記皆以當塗山之國應氏以為禹娶塗山侯國按今當塗乃太康二年之于湖縣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流人在于湖者僑立當塗縣屬淮南晉州郡志云愍懐之亂郎邪王濬出鎮揚州因渡江南卜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郡邑之名並隨渡江徙北地當塗徠江南自東晉始也封禺二山皆在湖州武康

堯之諸臣惟彭錢皐陶伯益為最壽皐陶年百有六而伯益逾二百然計其年亦皆前禹死矣烏有所謂避啟者乎皐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歷虞及禹受禪從而避之則年百六七十矣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如年二百六十始及禹之受禪且

攷於書何甞有遜益七年之事惟臯陶見禹受命之初亦不及禹之沒故其序曰謨明弼諧言其建謀則明為輔則合見其德之止於輔佐而禹之不終遜之也此孟子之失　凡此之類書之則不勝書辨之則有不足辨者聊引其彚觸而長之可以三隅反矣

小弁序

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傅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為人子之怨大者何哉夫既以為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為太子之傅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

矣孟子之言或且妄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傅作之則是陳義以逹其情者髙子雖固豈得以為怨乎惟怨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為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惟其非義不得其情此髙子所以謂之小人也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為人子之心有慉而作明矣使由

其傅其怨豈得為愈疏乎且凱風亦非人為之作也曰若是則詩序彼皆非歟曰不然小弁人子之為詩也詩序聖人之所作也夫曰刺幽則其義巳該矣而説者以為子之怨父不可以訓是以託諸其傅而巳雖然中山勝趙臺卿俱謂伯奇所作劉更生且以伯奇為王國子正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豈其然乎方幽王之嬖申后而愛伯服將逐其太子宜臼而殺之故太子作是詩而伯奇何稱焉伯奇尹吉之子也吉

甫頌嗣妻之愬而伯奇黜固似之而非未足登也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俗云吉甫悟而遊於田見伯奇為鳥伯勞因體其妻斯固弗信然韓詩亦以黍離為伯封作則伯封之作黍離也民莫不穀我獨于罹豈其傅之言哉踧踧周道鞠為茂草豈伯奇之言哉

夏氏戶口

戶口之登耗非必為國盛衰然昔之覘國者必以民人

衆寡為貧富而論相者亦以近郊户口為優劣治亂之迹亦得見諸此也養民者君相之職也是故先王以天下為一家省刑役薄賦歛所以懐保而存撫之者無不至視猶赤子惟恐其生之不蕃也成周之時司徒以保息愛養萬民歳終登籍則王拜而受之鄉官稽比較登其事尤悉故成王時生齒之息至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有七十三幽厲之亂黎民凋喪抵莊王十三年五千里外已非天子之御自公侯達民止千一百八十

四萬一千九百有二十三而諸侯之國猶千二百桓公二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干戈鼎沸民不聊生故其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民盖以身而為累矣已則又曰我躬不閲遑恤我後則復以家而為累矣如此則奚望乎人之蕃息也自時厥後戰國縱横生民魚肉秦築長城四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伊闕之敗首斬二十四萬長平之戰死者亦四十萬餘如十萬數萬若五七萬莫可殫紀然如七國之戍猶五百有餘萬秦項殘虐斬殺

無藝漢初平城兵才說三十萬而人之以萬數者僅逾二百逮孝文時六十年間休養生息煙火萬里不幸武帝窮奢黷武末年海内虛耗大半所謂代天地司牧者固如是邪降魏訖周或離或合蓋不足比齊髙置校籍官納户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有八隋氏平陳有户僅四百萬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即後周數大業二年乃至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煬帝承之遂恣荒淫首營洛邑月役丁二百萬蕇洛穿淮引沁通涿還築長城率逾百

萬丁男不足充以婦女亡死大半倍之大業之季乃至十室九空身喪國滅北史云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榖洛達於河自汶引河達於淮唐氏承之正觀末年户猶不三百萬迨終天寶唐興百四十載而人户僅比於隋乾元三年户三百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六時一百九十六州課户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户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肅宗即位較户籍禄山一亂損户五百餘萬五年之間三又失其二矣所以然者徒内以一楊太眞外一李林甫爾成難敗易可傷也哉通典天寶十四年户惣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

百九唐志開元二十八年户亦止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獨通鑑言天寶初天下奏户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二書莫見然仁宗皇帝時三司所上亦載唐户九百六十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為有據乾元三年校天寶損户五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八十四損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當是時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平便有其半亦亾其半矣以此校之通典為實僅少七百然唐志言減天寶户五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四又少十萬則知歷代最數無非大約方永徽中天下進户多上問户部高履行隋唐户因奏大業八百餘萬今户三百餘萬及開元大蝗户口逃散始用宇文融檢括招攜才得八十餘萬自是州縣率相偽增

代宗之時户部户最二百九十餘萬稍復生息口千六百九十餘萬至元和初合方鎮户才百四

十有四萬柰何憲宗弗之或恤勤兵梏割閩越之俗乃至計産而育民廹餒饑往往相食嗚呼民之生肅代德憲間可謂真不幸矣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息疲於後而聽者蔑或聞生齒之虧全由横斂李勃每為言而憲宗且不省方時氓民雖欲求同草木自生自死於天地間不可得也或曰有盛必衰有成必毀此天地之數也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隨高祖而煬帝繼之唐明皇而禄兒繼之盈極復虧固非人所能遏此胡寅所

以謂博古者言自古人君養民至千萬户則止謂三代不之見兩漢而下誠未有溢此者何獨不經而乃不知漢元始間户至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永壽三年亦至一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世紀元始户一千三百二十三萬永壽户千六百七萬九百六）我宋寶元之元户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編年一千三百一十萬寶訓一千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慶歷二年乃至千三百三十萬七千六百有四十（嘉祐三年一千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八十見長

編六年增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九主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客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乃至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十丁熙寧十年至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呂祖謙數元豐二年千三百九十萬見曾鞏太祖皇帝總序何獨不之見哉仁宗皇帝嘗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頗問侍臣天下民籍編詢不能對乃詔三司編修院檢閱前漢以來戶口上之國家首繼五季衰殘太祖皇帝初年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才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有四洎章聖天禧間戶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安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吏部恪取諸道見在官戶口增耗為州升降未幾罷在漢長吏以戶最

課故州縣希吉攤逃瘦蔽多以客而為主若為增者故伏無忌記每帝之即位户口墾撮之田大數以見滋減帝以後且不復較則固其大畧者孝平以來莽眉繼起存者不十二三孝桓而後巾卓迭作存者十一二矣民哉民哉不殆於無生哉嘗竊蔽之唐虞伯禹升平者三百載而自湯至盤庚且二百年保民之主世出固非後世無事淺促者比户籍於時又豈千萬而已邪然稽之傳禹平水後口才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

雖云堯代水土初平民户未息然塗山之會贄者萬國不以侯伯畧有甫千口而可國者人民財用在天地之間亦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豈有餘不足哉以隨平陳不三年而户之增者五百萬雖云時平滋息亦豈能若是遽此則文帝好為吏事郡縣竭力按括所至雖能驟致富強而大業之亂巳瓦解不可復故朝廷雖極富而郡縣巳極貧兵籍至繁而民力巳至困民之膏血今日巳盡而明日之兵亦竭矣魏太和間民若户調至更相隱冐三五十家而共一

户楊炎括隱户輙田四百萬而民以重困開元中宇文融檢括匿户羨田一歲之間至收八百萬畝而生民之力亦盡户最何得而視為實

若古先王與民為生後世不能與之為生則聽其自為生亦已矣又從朘若之征科日來疾視掊斂茍不至貧賤潰敗者不已此無以為生者所以於是亦輕用其生於垂亾隕絶之餘疾視其上而無依依不忍之意如先王之季者豈惟民之罪哉昔簡子為保障而尹鐸損户數以寬民及韓魏亂而襄子獨免則前日之寬民者所以為襄子一旦之歸也民何罪哉虞夏

之民養之既至教之又悉而無札瘥兵革之禍父子祖孫貫十數世爲太平氓代天地之職者斯無媿矣故曰保民而王不能保臣民何爲保王哉

關龍逢 桀紂事多過實

凡事出於千百載之下不幸而不知其詳則宜疑以傳疑何至妄爲之說哉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爾而爲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嘗求之逢之入諫也是豈溢

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有間言者矣其在竹書始以為諫瑤臺新序則以為諫酒池然其為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為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為拘之其事為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為就炮烙執為信邪夫其説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逄曰樂乎龍逄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悦而股肱不悦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攻之不得我刑之逄曰觀君之冠危石而履春氷

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氷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吾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逮汲冡張華書則更以為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為妖言遂殺之夫危石春氷言之不倫顧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攷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為桀也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

牛撫梁易柱引鉤申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璿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並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為夜等事紂為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俱然哉

外紀用此王充云既牛飲則必虎食矣若池在中庭非長夜矣車行酒則非池矣騎行炙則非林矣殆傾酒地上旁流如池掛肉林中恣人取食戲走其中故云祼逐言無節度爾昔周公告康叔以紂用酒期於悉極無是說也使果引鉤伸索倒拽九牛此但力爾何預於亡而為惡邪

至夫吞珠紿吏一事也韓子以為伍員國事以為

張丑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以為杜宣晉史以為樂廣之客抱甕出灌一事也莊子以為漢陰丈人說苑以為衛之五丈夫逆旅人勸就國太公也說苑則云鄭桓公寒且作𥜥韓康伯也別傳則云張蕪誨為長者太史公謂渤海守於宣帝褚生以為北海守於武帝化不孝子仇覽傳謂蒲亭長於陳元謝丞書以為陽遂亭長於羊元挑土梗語戰國策謂蘇秦於李兊史記謂蘇代於孟嘗君體寢石有熊渠縣基李廣之異獻壽樂有荆王

燕王漢武之殊而獻空龍亦有淳于髡祭無澤之不同

流傳轉妄莫可為紀新序楚熊渠見寢石以為虎射之沒羽韓詩亦云沒金呂覽論衡則曰由基見寢石以為兕射之飲羽漢書西京雜記則以為李廣鮑昭古詩注則又謂景公造弓體石梁飲羽戰國策有獻不死藥於荊王中射士奪而食之王欲殺士對曰若殺臣是死藥矣遂不殺漢武內傳則以為東方朔帝欲殺之云云類說則云有語不死之藥於燕王人既死尚求其藥○國事祭無澤獻鵠於齊中途失之以空籠獻而君厚待之一以為淳于髡於楚王

以至芻說稗官此類尤煩如廣異記玄怪錄俱有妻箏投果之言記言開元中有張李同學道李厭而歸仕至大理後謁張張饌之而李妻持箏不敢言投以林檎至歸猶在錄則謂王恭伯謁裴諶見其妻持箏投以朱

李

逸史仙傳拾遺俱有瑩侯為婚之事史以為盧李二生拾遺以為崔宇過薛肇瑩侯上書天際識歸舟二句同也而集異記韋侍御華山遇老翁引見諸祖姑及阿婆等乃逸史楊越公六代孫事乃若爛柯流紅鸝女等事說各不一大抵文人說士喜相倣撰以悅流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描前摸古甘隨人後而不自病其妄也爛柯事述異記則云王質入信都石室山遇童子碁東陽等記則云鼓琴而歌異苑廣異記等則謂有入山者見二老樗蒲拄鞭看之俄鞭爛鞍朽○流紅事乃盧渥見雲溪友議及本事詩及張子京記為于祐北夢瑣言則以為李茵遇鬼雲芳子詐作宮嬪而鸝女墳在麗情集以為姚王

京南史乃王整之女衛敬瑜之妻也言桀紂者特類於此昔祖伊始謫於紂也惟曰淫戲自絶而已及武王數之斮涉剖賢炙忠剔孕斯已甚矣而史傳復有醢鬼脯鄂之文六韜吏出刳心等三十有七章焉故子貢曰紂之不道不如是之甚也史記紂醢九侯脯鄂侯明堂位云脯鬼侯以享諸侯呂春秋亦謂殺梅伯醢之殺鬼侯脯之以禮諸侯於廟鬼侯者九侯也而淮南子以為醢九侯之女俎梅伯之骼春秋繁露云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則非殺鬼侯矣外紀云九侯入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而幷脯之蓋出世紀豈足盡信台嘗言之揚善毋過辭抑惡毋過飾

揚善而過辭則人弗信抑惡而過飾則人弗戒夏桀之惡好貨便佞戮諫嬖嬉一事足以亾矣說者又何必過為之說而俾人之不戒哉汲冢古文册書云桀飾傾宫起瑶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為象廊玉牀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植杜槁而觼裂容臺摇而掩覆群犬獋而入淵豕銜蓐而席隩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内閟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蹟金積

折廡壁襲無理豈非過甚之言乎老子云世之將喪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異而壞常邪人諂而陰謀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廡壁襲無蠃殼龜無腹蓍莖曰施云云盖因此而演之韓嬰詩傳更謂糟丘足望十里管子載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於三衢衆言殽亂盖曰不如是不足謂之桀爾徒使後世庸君僻主多為不義聞諫則拒曰吾之罪未至於桀也豈不失諸故凡言桀紂之事者吾不敢盡信也

伐桀升陑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天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於閒哉應天順人不得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陑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夫

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餉以出於陑盖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升陑見之矣而孔安國乃以為升道自陑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襲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慙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為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邪其不然必也夫襲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無有也春秋之書襲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人之鋭士秦人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固不可以對湯武之仁義節制之兵已不事於詐譎而况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乏其職貢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之師皆至尹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名九夷夷不副矣於是興師以伐之仁人之師曷嘗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詭道有險可據彼不知恃我則據之有釁可乘彼不知備我

則乘之用兵之道期於取勝而已他匪計也是故古者
伐國不問仁人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方天所賛李靖能
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守區區之仁義
果敗於泓湯之所以由陑蓋出此道斯亦繆矣李靖曰
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子務修德信以懷吴
人每有交兵必尅日乃為戰不為掩襲陸抗對境行人
不絶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
也以祐且爾況湯武之師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

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是亦將家之事耳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悖也予其為予往覘之於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恵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尹既反而復往為之酒保思入其誨而桀任是暴德誕為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伐桀者非湯也伐桀非湯則其為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

亡則天下之民欲其亡也久矣尹湯固不得而已也戰
鳴條而後誓非豫戒之兵也兵不豫戒衆志協也衆志
協而尚伺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湯取之明
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之則天取之
天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於閒哉因民而已故曰
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襲人之兵五伯不為而謂湯為
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冠冕也其於書亦多罔矣謂文
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王之會盟津為卜諸

侯伐商之心既乃退而示弱且謂四岳為不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率由妄度嗟乎天下之妄說詎勝窮哉前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郢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誦之而乃不詳其為啟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謐者更以為桀醉不寤而湯伐之其足徵歟

湯遜解卞隨務光○許由在四嶽中

莊子曰湯伐桀因卞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乃

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卞隨隨投椆水又遜於光光投盧水而死亦詳呂氏離俗覽云隨投潁水光投募水紀佗聞之恐其及已師弟子蹲於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蹈於河故列仙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遜之於光光遂負石而自沉盧水狄商時人鶡冠子云申屠易以世溷濁負石投河故墨子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之說皇甫謐以務光為黃帝時而韓嬰劉向以為崔嘉謀之狄稱子胥洩治以對大率難信矣夫湯之伐豈其所欲哉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

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蓋湯之意躬以自厚誠恐啓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以為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為口實云爾然則湯之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唯不以應順天人而自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之憂媿不已而有害維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卞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有堯嘗遜天下於許繇繇耻之而不受退逃

箕山莊周稱之且以為有子州支甫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善卷北人無擇若石戶之農又有狐不偕者亦以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茲盖戰國之際分義不明君臣相賊故周之論唯有所激然聖人之授天下豈如是輕哉此太史公所以致疑於卞務而以許繇之事為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之至德也堯知天下之將爭且亂而欲以遜禪示天下後世之標則久矣其非一日也豈唯其子之不肖哉朱而不肖

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見也其遜固非一人矣其遜四岳也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岳之祚也説者又奚必為異而以堯之禪為虚哉羅昭文云治天下者必曰陶唐氏有虞氏嗣天下者必誡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陶虞氏為聖人而朱均為不肖矣天下知朱均之不肖而不知肖否不在朱均在陶虞用朱均於不肖也陶虞將推大器於公也故以不肖名而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而子而不係乎朱均之肖否也朱均蒙不肖名於後世也許繇之迹蓋甚章著非寓言者呂正獻云許由不可謂無其人蓋有見也雖然事有大惑不可以不析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人謂之曰湯昔伐桀而遜於子欲

加惡名於子也光耻之遂投清泠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姑制為之名邪湯無是也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己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之云云此以小人之腹而度之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即瞀光也荀子作牟光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為上卿光投於河韓子亦云投於河而仙傳以為武丁欲相之投於梁水皇甫謐又以為黃帝時人其不一如此盧水在右北平椆水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泠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此人無擇所投至周書殷祝解則復以為桀遜湯之王位說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既北湯欲比迹堯舜乃制夏人為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隋氏以唐王為相國加

之九錫而高祖以為魏晉繁文卻之不受斯可尚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隋則猶未免末世之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為可言歟

小人勿用

易何為而作乎為小人而作也春秋何為而作乎為小人而作也小人之患何世無之不幸世衰封君世辟惑於聽察往往問君子於小人致其舞手蹈足於尺宅之前稔惡連禍無所遮避有似黎丘之鬼指以小人往往

左右顧而不得見當此之時亦可謂危矣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小人女子一皆陰類其肅殺之氣中於人也如商飈素雨受其害者日深月慘皆不得而知之自外視之固有似柔脆不能以自立而其為患則莫之禦也小子學易抑嘗即山澤之象而得聖人之寄矣少男少女艮兌之正也而其費乃至於為妾為閽寺閽寺男之賤而妾者女之賤也彼以一陰為悅乎外此以二陰為阻乎內陰幽險陂其

事正如此也雖然上之人固有能知之矣然每弗之去而每近之者惟見善之不明與用心之不剛耽佚樂而好輭媚爾天下固未嘗一日無君子亦未嘗一日無小人也惟所御之而已御得其道則君子之道勝而小人從之化御失其道則小人之勢盛而君子從之去此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君子小人義利之間果非甚難知也君子懷義小人懷利懷義者難進而易退懷利者易進而難退難進惟不茍合易進惟巧迎逢不茍合者人

之所嫌而巧逄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踈易
踈則責之備易親則待之恕待之恕則一遂足以盖百
非而百欺不足以為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徳不能蔽纎
芥之踈一日之違可以沒千朝之績盖責之備者每不
以為君子而待之恕者常不疑其小人二者既渾則順
巳者必親而咈正者必逺理勢然也茍簡以鴆其身快
暫而怠後恤此人之常情也是以中材之主常逺君子
而近小人小人樂有為器近而功速君子行其所無事

業遠而道似疎是以喜功不好要之君常好任用小人而每至於速亂也君子有所恤小人無所耻有恤故每有所忍不耻故無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而君子常窮此天下見治之所以常希濶也伊摯夏庖而興商姜牙商屠以王武百里奚虞之亡虜而覇秦韓信楚之亾卒而成漢荀彧袁紹之棄臣而彊魏燕之彊也樂毅去魏魏之起也崔浩辭晉此七君得之而七興彼七主去之而七喪何如是之憲憲也失度佐而有扈伐孤攻專而

驩兜放成駒權而三苗竄侯後佞而桀奔左強諛而紂
折優旃用而晉禍寺貂任而齊危惠廧委而宋亂足數
君者其好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禍則又等也易曰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小人而可用則何亡國敗家之
有此先聖明王之所以嚴防而切戒之夫豈得已邪禍
天下之首壞國喪家之具誠無先乎此也諸葛武侯曰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由興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之所由亾也故權德輿論西漢之亡以張禹東漢

訖錄始胡廣而崔羣亦謂罷九齡而相林甫則開元之治亂已分矣夫一賢制千里之命而一佞亦足以亡國君子小人之消長實為天下之戚休治亂之隨迅逾響答去任之際渠可以不遴之邪善乎富鄭公之言曰天子無職事惟審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若唐德宗亦可謂昧已職矣蕭陸姜湯毫釐之忤負已彌天而韓竇之徒每至以功目罪是不亦以待小人之術待君子而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乎烏得不亂君天

下者其可不深戒於此而佚樂輭媚之是好邪

路史絶筆

昔湯遷九鼎於亳至大同而有慙德武王布車遷九鼎於三巫及鹿丘而不進義士非之是以聖人刋書於君道則首以二典於臣道則始之兩謨皆以若稽古之言命之至商周氏之書俱不蒙焉豈非以堯舜禹臯益稷之事為可稽而商周之君臣有不足法歟曰若引辭李尤陽德殿賦云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李善引書皆作粤乃古書也若稽猶曰謹按云爾非訓順與如也兩謨者益稷合於臯

陶謨故門人於堯曰之篇上記帝王之所以得天下在予一人以上下言帝王所以為治之道謹權量以下於堯舜禹則贊其執中至湯武則惟稱其罪已湯不執中邪蓋門人之學所得於聖人之意者如是此則路史之所以為終也且作會而民始叛五典由是而薄矣有虞氏紀論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紀論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其以是觀之論語堯曰之說書獨不錄堯言禹謨所記乃帝舜命禹之言湯誥亦無成湯萬方有罪至以爾萬方之語蓋聖人所見之博互為存去也或以為兩有脫錯妄矣嗚呼聖人之心其

所以待天下者亦深而所以待後世者亦厚矣唐虞之時為君者揖遜乎其上為臣者訏謨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湯武固聖矣然其事則放焉殺焉伊周固忠矣然其事則放焉攝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為之則忠且聖也或聞之不詳其事而襲其迹其能保其終無爭且亂邪是聖人以堯舜望天下後世之君而不願其為湯武之君以禹皐益稷望天下後世之臣而不願其為伊周之臣其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深且厚也

後世學士不知出此而乃以為詩書始終之序皆出偶然無意至温公作稽古録爰始伏羲而終孔子遂以湯武干之豈聖人之㫖哉不然篤信明義崇德報功之前非台敢稽

路史卷三十七

路史卷三十八　　　宋　羅泌　撰

餘論一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謂路謖按爾雅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為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之外惟弗得其説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叵不知也据遂人職

自遂上之徑至于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徑通牛馬略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説盖本匠人王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之經涂野涂以為都之經涂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宜然也又按宫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而堂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為衢五達為康六達

為莊七達劇驂八達為之崇期九達為逵涂莫枝于逵莫小于徑莫大于路故兎罝言在彼中逵在彼中林以中林之德晦中逵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徼行者國語司空視涂葢藏其數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遠近修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史之云爾公曰善是皇王大統之義也無以易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仰極且在人北凶奴之北地之邉陲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小大與會稽海上無異烏弋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百日至于條支國臨西海問之惟云長老傳聞有昆崙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䑐浮羅流求毛

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獵于阤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維未究悉而佛告阿難閻浮提海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二千三百所其餘小洲在諸海中或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蓋有之矣大食之國在珠崖南其王使船齎糧南去窮之八年不極其西南崖計糧有限途取莫繼而還八極之際何可得而既邪

八會文之初

☰乾天也本乎三畫之☰天字本只如此古文作兲非謂一而大與乾同音故梵語竺乾為竺天班固以天竺為乾竺釋名云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舌腹言之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故異域有狄因切近以韻人亦為此音也巛地也本乎六畫之☷父母之道也巛古文坤字見漢服志古文又以為順字坤順也天陽物故天乾一音地陰物故坤地兩號水坎也本乎☵篆為水一居中火離也本乎三男女之道也篆為火二居中水內景故一在內火外景故一在外天地自然之理不可易也而亦不可得也予嘗以智索之而不可得以離朱索之而不可得以子野索之而又不可得三索之

而不得也乃以罔象索之而得焉故恐與流俗言也今夫困有中孚之象☰而非有小過之象焉☰故其繇曰信及豚魚又曰非鳥離之鯤化為鵬正為是也困近坎非近離此可與流俗言哉後世非為飛而困為淵流為蜚淵已失之矣而李騰乃云非朱為非反非為剕此何等語邪非古之飛字史漢用蜚蔡湛頌與孔耽碑皆以飛為是非字古通用也吾聞南丹洞陽上館為學士王龍賜說玉字之訣皆諸天內音非玄之炁自然成結八角垂芒精光亂視道君說徧

皇人注之赤明玉帝于北土煉文亦火瑩發于字形瑤林枝葉皆成紫書而三皇内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諸仙皆謂鳥迹之始迨夫四目開運爰復甄符闡秘以惠黎元而天地之妙始黨葛而不可制矣蒼牙法龍而書契作伯牛睹穗而時令攽玄律體雲少顥鸑皇高陽枓斗玉子仙書八眉龜兆伯禹象形年光倒薤吕尚連錦周佚虎書史籀複篆伯氏琱戈子韋轉宿雖其屢變而俱本自然至于相期刻符趙魏之英與古始離又變

而為上谷之羽人八分无岑之尚方徒隸與夫肝陽佐書主父行橐而或失其真矣然其天地自然之妙猶或存者頃予嘗病世之説文字破碎大道胡言漢嗽嘝哰偺拏而不可為觧使後之人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逮觀童氏錢書玉球集古若薛氏之鍾鼎款識洪公隸纂隸續之書乃知往聖心畫猶有遺者于是自慶曰天地之純何嘗而不存乎史皇羲氏之意斯亦可以見矣世徒罪斯變古斯知草創豈能變古哉人自不

之思爾若夫瓊羽之門連福之書四司所保青空揀名固玄名不著者之不得而闚也吾而闚之抑不知天之之揀之邪其譴之邪

大素之年

按春秋命歷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漢嘉平中沛相計掾陳晃上言歷元不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為

二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荒誕按禮含文嘉推以上元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為歷本故鄭玄云上元者大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纔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而僧一行以大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然則大素以來之年從可知矣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大

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惟賾于歷數之理者能知之近世邵堯夫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故名雍字堯夫後世必有辨其學者以今釋氏又有所謂祕法華三叅者言開闢以來悉本廣雅而增益之譎妄尤甚其徒更鬼神之以誑流俗每見士夫更問不知其淺陋也且以蹠仡之紀始自黄帝于今不滿四千歲爾稍知氣數諸説廢矣何叅帙紛糾之足惑乎

五龍紀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歷叙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滎氏云五龍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商龍金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為龍之迹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妄矣酈元水經云

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盖岀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于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黄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黄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仙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岀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宫西南亦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杜宇鱉令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鱉令鱉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為西海君自立為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户玉壘娥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岷山為蓄牧南中為園苑時鱉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為相後禪以國去之隱于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禪之而淫其

妻恥之死為子嶲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為曹帝王者据風俗通等繁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鼇之蜀始陸處以為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禪焉是為蜀開明氏年號萬通生盧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

望帝遠記周襄王至鱉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
始皇時號蜀蘆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
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
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鱉水名也字一作鼈音别縣在
牂柯集韻音憋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
之紀杜魄荆尸為妄鱉令亦作鼈靈墓在郫西五里

野叉落𩲡

落𩲡羅刹也國在婆利東黒身朱髪獸牙鴈爪碧眼與

林邑為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野叉夜叉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叉城其人豕牙翅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蘇都匿亦有夜叉城城中有夜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于窟近設闕祭之或逼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尸䰟其中博物志言獨南洮黎髙山之中有物似猴髙七尺而人行曰玃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

又窟沇黎即今黎州漢源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狗國即五代胡嶠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頎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絶域見乃為異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葢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爾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予求五運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獺膽分盃十膽鳴釜冢灰傳漏咏

木愈齲区湯引姊鵙枝速語堂蜋之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兎走箴綴丹帶而虵去狗舐甕而疊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齊固亦有其故矣蟾切玉橘明珠油鑚針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磺錫以茄畫暈以蘆洒油以蚕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椰然雛盖不得而誣也今夫鯇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礬線不熱翡翠屑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疾發癩疾作而鉋血動蠶餌絲

而商絃絶投醪醉士望梅止渴既呼出而響隨亦形休
而影滅以至駝烟殺蛟犀火照怪磁石引針虎珀拾芥
勃荷醉猫皂莢宜蟹黍以蟹散栗因酒壞麻得黍而涌
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
弊箆臣鹹石灰正醪戎壚纍卵青蝸還錢麏角續劒鸞
膠集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
可得而復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
陀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路史卷三十八

路史卷三十九

宋 羅泌 撰

餘論二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為六十四夫

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為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為文王重卦因揚雄之説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傅説之初楮衣而債舂于巖既夢乘雲遶日而行于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畋漁之離謂之小成可

也夫邦之盜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于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用以卜筮加竄繇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可衍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為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

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歷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書契説

書之叙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按書緯與孝經援神契則俱以為三皇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黄帝始有書契而班固鄭玄

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為文籍起于五帝斯大繆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于羲炎豈五帝之為哉嘗竊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于羲氏有不疑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遂爾從之善取據矣班馬之言頗達既已辨之亦謂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宜與天地並興況史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黄

帝之書謂之三墳烏得云無文邪且洞神論三元八會為三皇之前鳥跡之始雖世無有然無懐氏固已封泰山昭姓紀號播之山石其書略已見于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為不迋也又況無懐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鑱勒見之封丘曷得謂至黄帝始有書契乎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頼山荆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

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蔭人即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荆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荆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于厲鄉者老子亦生于此故崔氏瀨鄉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秖今真源老子

祠北三里有李母祠門内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丹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穰之九井與江寧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静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為陰竇使相通引東巖水注之即今之九井寺固知巖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寧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為烈山氏之故跡乃伏滔記

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吴之舊津是矣内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亦曰溧洲非古之烈山也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宫室之為則禮由巳夫物之始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為有不由巳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宫室之為用可重而其

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魯侯有云君為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恊禮難矣哉原智者之創物存乎記注曩之人寖之者亦已衆矣然而或猥或畧偽謬實繁稽之于事賢者為忸易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也而新論以為伏羲黄帝内傳以為黄帝謂伏羲者盖以吕覽赤兾杵臼為伏羲之臣謂黄帝者盖以世本雍父踐舂為黄帝之佐爾夫

神農之耒耜亦見于易其為斧斤作鉏耨則見于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本則以為垂作耒耨字林又以耒耜為臯陶所作是伏羲先耕而為杵臼神農不以耒耜而耕而易傳之言且不信矣古史攷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黄帝始有釜鐕火食之道始成斯盖本之周書黄帝始鐕竈蒸穀為飯烹穀為糜燔肉為炙之説茲大繆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孰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

之可蒸烹而有待于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之書最為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觱篥胡笳羌笛羯鼓胡床兠綿𦈢錦鞾敦塔寺之類不窮異方而惟以見于中國者為始猶云可也有如堯之羮紂之箸稷之隘巷舜之廩里伊尹之屨吾丘子之鎌脩之舞衣公劉之槖囊秦穆公之沐浴不究在昔而惟以見于傳者為始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為千秋之倒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為迂以拓䟦為拓拔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識

其為妄指旃為氈認穮為梳是亦升謝堂覔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于一時哉

神農求雨書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縶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已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

不雨命為黒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城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漢董仲舒為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禁伐聚虵八日為壇東門植八蒼繒祠共工八生魚玄酒脯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蟆焚雄雞老猳闔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猳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

祀竈𣵠釜為壇南門外植十赤繒祠蚩尤十赤雞丙丁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雞豭如春祠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五日家人祠中霤及禝以母飩五壇帝旁植五黃繒戊巳日為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衣黃舞之老者黃衣立通社立秋𣵠兵𡇁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為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鰥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

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祠玄冥以雛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鄰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為龍開陰閉陽焚薪薶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母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視一月諸巫母聚郭門為壇以脯酒祭女擇寛便徙市毋納丈夫丈夫毋相從飲令吏妻各往視其夫到即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諸方備具盖本諸此

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雩禮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雨澤以為農也故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于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為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

佚也既耄移老襄城冢于石室故齊孔稚玄館碑云赤松冢于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為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于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焼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黄初平𤓰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于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

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為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輿者在黄帝時啖百草華不穀至堯時為木工故傳謂帝告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亦有黄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末代之数矣然今西蜀娥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墺豈其所寓邪雲陽之迹邇于炎陵可得而詳也

皐禖古祀女媧

變媒言禖變禖言禖神之也

皐禖之神女媧是饗末世已失其源謂為娀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嚳郊禖則郊禖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娀駘同列豈得為娀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為簡狄吞鳦卵而生子後王以為媒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為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髙禖生民禋祀以祓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禖非立于生契之後鄭志譙喬荅云先商之時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

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禋乃于上帝至娀簡吞乙之後後王乃復祀之以配帝若昔先禖則廢之矣斯說為䆺然乃不知其為女皇至商而祠簡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禖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于高辛也束晳云皐禖者人之先也盧植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于高禖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

其求子故謂之禖而古有禖氏之官因以為之神斯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于是始立禖祠城南下洎北齊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伏羲與嚳猶不及女媧云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合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豳章祭

四方百物主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六樂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氏掌共杖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骴取其老物以息盖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故既蜡則飲酒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令得極歡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黄衣黄冠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

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蜡祭遍及五祀蜡則于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于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盖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于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為祖而衰臘故木行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戌辰今魏土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

禮歲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黄精之君盛德在未而坤位于西南辰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功祖祭之行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未祖而丑臘魏名臣奏司農董遇之議亦謂土行之君且以未祖丑臘而魏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著日師說惟以盛祖而終臘此即隆之說也厥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伊耆下至毛介于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

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丁亥蜡百神失厥所謂至開皇始以建丑用臘貞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令蜡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俱非古典請除之而以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于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從臘辰以應土德益失之矣六典唐以季冬臘前寅蜡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神農后稷伊耆五官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岳鎮海瀆五田畯青龍朱雀麒麟騶虞玄武五方山川以至昆虫一百八十七座皇朝乾德元年盖用戌

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大蜡和峴以為蜡者臘之别名遂援開元之事而以今所行者為非于是三祭同用戌其合矣乎

祭先飯

老者多儇佛者多戇儇故敢為妄戇故敢為誕理勢然也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

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
教也食祭祭所先進主人先進則先祭後進則後祭春
官大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而膳夫王食與肆師之饗
食一皆授祭亦以報本反始也玉藻曰君賜之食而君
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飯飲而俟命之品
嘗然後惟所欲是故孔子侍食于君君祭先飯少施氏
食子以禮而飽祭則作而辭疏食不足祭也客若降等
則主人延客祭而後祭客不降等則遂先祭瓜尚環魚

尚膴而殺之序則徧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湆醬若餕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泛祭而工所以賦茅鴟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于食祭見之矣孔頴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置籩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湶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葢是意也今世固有當饋而祭者實本諸此其為佛者竊而傚之既久而莫究其由則又引而入之佛鬼之說曰為鬼設也亦可嘁矣據紀聞錄

有謁薛相訥之子直者未食先祭直曰是奚為者容曰釋言壙野之鬼食人血肉而佛氏化之制為此戒且食而先施得其命壽延長直詰之曰若何妄邪何所有佛何者為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而子信之邪子俗人也若直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錄所記乃謂于是空中有聲責者若云迨午且死及是果殞可謂大妄夫人之死生雖天地有不制佛鬼奚為哉使直之死為果然耶是亦適與死會而山鬼得以憑虛乘釁倡嚇而厭祟之爾

奈何世俗更益崇信多見無識雖然世之誕妄豈惟二氏哉其在儒宗固有之矣謂寒食為介推謂五日為屈原與夫七夕牛女之類其與佛者中元目連等事何以異然而舉天之下奔走企羨至數十百年而不可止君子于此可不攷駁其流而徹怪之是信耶據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公曰夫黍以雪桃也子曰丘聞之矣黍五穀之長而桃為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則子之先飯特先

飯爾而先飯之祭未可廢也善乎王符氏論陰陽巫祝之説曰賢人君子秉心正直可與言也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而破膽矣今不順其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是猶羸病之人且畏螻蝗而欲俾之覯虎其與怖而死者又速矣今畏佛者類此

路史卷三十九